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  
第八十回 元冥關賣道求友 梭兒峽除暴伏強

三緘將身隱著，暗藏密室，以候五臟王。候至紅日西沉，未見動靜。於是度出室外，行行止止。俄而廟門響亮，三緘極目望之，見白巾人急步而入。老僧四五，恭候於門，曰：「五臟王歸何晚也？」五臟王曰：「因領供言旋，途遇不平之事，吾心恨甚，當將強暴者一一誅卻，故爾歸剎稍遲。」老僧曰：「五臟王鋤強扶弱，誠為當世救人祖師。但不知今日歸來，還能用酒否？」五臟王曰：「業已酩酊，慵於重飲。可掃潔密室，吾欲臥焉。」老僧忙將密室掃潔，請彼安宿。五臟王入，跌坐牀頭，捧出匣兒，開而視之曰：「今誅強暴數人，污吾寶劍矣！」隨取小劍一柄，晶瑩如雪，約三寸餘長，持在手中，摩挲片刻，仍然安於匣內，置諸案上，曰：「如有邪魔來此，擾吾清夢，須立斬之，毋得驚吾！」言已而臥。三緘見其舉動，知係劍仙之流。暗至案前，將匣捧過，立於窗下，假作咳嗽至。五臟王聞聲驚起，見一道士在彼內室，怒呼老僧曰：「爾何濫容外人在吾室耶？」老僧聞呼，疾趨入室而應曰：「今日貧僧常將室門緊閉，未曾一啟，人安得而入之？」五臟王曰：「爾既緊閉室門，室內人又從何至？」老僧舉目諦視，果見三緘不語不言，窗下獨立，遂叱之曰：「爾屬何人？烏得暗入吾室？毋乃欲乘夜靜而為盜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廟為公地，無人不可往來。老僧既不容吾，何又容人榻上酣睡？」老僧曰：「榻上人係華境活命祖師，應享一市供奉。爾乃遊方野道，無功我市，安能容之？急宜速去，如其稍遲步履，俾得五臟王性情發躁時，命必休矣！」三緘曰：「自古以來，惟萬乘之君，乃可稱王。以下有何本領，敢充『王』字？豈是三頭六臂，無人敢敵者，而以『王』號僭稱乎？」五臟王聞言，心中火發，怒氣勃勃，立起身來，意欲揭開匣兒，以傷三緘。誰知匣已不見，五臟王大驚失色，曰：「誰盜吾匣，吾誓與彼不兩立焉！」三緘曰：「誰見爾匣？爾匣既為寶物，自然秘而又秘，安有露於外面，令人盜去之理耶？」五臟王心甚著急，用目斜視，瞥見匣在三緘手內。暗自思曰：「吾劍善能傷人，胡匣能彼手而劍毫動？諒必深於法術者。」於是堆下笑臉，曰：「小子俗眼凡胎，不識道爺法術高妙，望其恩施格外，周全小子一生英雄。」三緘曰：「爾既知吾法高術妙，可拜門下，方為饒爾。不然，吾將此匣碎之，看爾所持何物？」五臟王無可如何，遂向三緘拜舞不已。三緘曰：「爾習劍術，無非鋤強暴以安善良。然良善雖安，難免不傷人命，究不若修真養性，以還本體。久之，尚可升仙。」五臟王曰：「吾習此術，並未濫傷一人耳。」三緘曰：「既未傷人，何得在茲耗眾酒食？」五臟王曰：「此係合市民人甘以酒食供吾，非吾所強也。道長還宜相諒。」三緘笑曰：「以吾思之，市人之供爾者，大約畏爾如虎矣。亦知虎之為物，猛然異常，白叟黃童，靡不談而色變，宜其不生在世而木受制於人，胡有時誤墜陷阱，竟至身軀莫保？物而如是，其人不可悉知乎？」五臟王聞得三緘猛虎一譬，如夢初醒，又復拜舞，求指入道之路。三緘略言數則，彼若有會悟。五臟王喜。待到天曉，隨至望舍。

三緘以「混元道人」取彼道號。道號予畢，命之入市，辭人供奉。當於是日，離卻此地，向坦道而奔。未審途歷幾何，來到元冥關內，見該地頗宏敞，人亦忠厚，師徒在此住之一日。三緘獨自閒遊，游至市東，見一老道手持麈尾，且行且言曰：「大道絕，大道絕，無人買我這塊雪；不知此雪白如銀，不知此雪皎如月；弗許塵埃半點侵，凝完一塊終不滅；有時風送大羅天，整頓衣冠朝金闕；世人若肯從吾言，吾身准他買半載。」三緘聞此，竊自計曰：「是必大羅仙子化身賣道，以度人者。吾且與之交談數語，看彼大道如何。」立在市旁，俟老道未言時，乃為之續曰：「大道高，大道高，不怕高時又怕高；華池水，去滔滔，三關之前穩著繞；有時幸遇蓬萊客，何妨俯首把恩叨；訪尋不得今方得，願買全載在今朝。」三緘言畢，老道走上前來，攜手緩行。尋覓僻靜剎，將手放卻，笑而言曰：「適聽所說，應是高妙。吾之假賣道以游市鎮者，正欲得高人而友之也。」三緘謙不敢當。及考其玄中底蘊，雖不盡識，然亦不愧為賣道之人，遂訂金蘭，結為知己。

結拜後，三緘曰：「既承道兄不棄，與吾為友，須留道號，以好識認他年。」老道曰：「吾乃太極道人。因在洞中，默會三萬六千野鬼將欲投生人世，分為三千六百旁門，餘皆曲學異端，散為諸般邪教。吾欲結得二三良友，將此大道闡明，一則以熄旁門，一則以熄邪教。殊游遍天下，同志無人，終恐大道為旁門諸教所掩。不意於此得遇道兄，真天假奇緣，不幸之一幸也！」

爾我同占四語，以表欣喜之懷，可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可。」太極於是沉吟片刻，曰：「道中有道道中天，結訂金蘭道共傳。」三緘不假思索，衝口而續曰：「削卻旁門和異教，端留大道在人間。」續已，太極辭別曰：「吾兄近日雲遊西地，闡道甚勞。

吾亦道闡他方，助兄一臂。」三緘尚依依不捨，太極拱一拱手，出剎飄然。三緘竊思：「游到元冥養中，始遇一同志之士，可知大道雖在兩間，而能得道中之妙者鮮矣。」暗喜結得知音，闡道有助，又率諸子，向前而行，思欲再得良朋，同闡大道，俾世人皆入正軌，而不為他歧所惑，方遂乃心。師徒前言之言，不必復贅。

且說梭兒峽有一力士，姓馬名良，結了數百強人，劫掠鄉村，居民受害不少。峽外六十里，有張老者，素好善行，每歲年中以粟濟貧，外而濟路修橋，無一不作。是鄉婦孺，均呼為善長焉。一日善長在市，見得馬良大醉，口出惡言，辱罵街坊，無人敢答一語。忽一孩子路過於此，佇立呆望。馬良即指而罵之。小孩無知，略與鬥口。馬良大怒，拔出佩劍，欲刺小孩。

小孩駭然，狂奔而去。馬良隨後追逐，其勢甚速。善長上前止之曰：「念彼乳臭兒娃，無知冒犯，望祈力士從寬恕饒！」馬良捨卻小孩，即將善長百般辱罵。當此之際；凡受善長恩德者，俱為不平。奈馬良乃難惹強寇，不敢與之角勝，只得齊將善長拉入酒肆，以避其鋒。剛入肆中，馬良隨到門前，叫罵不止。

眾恐善長受伊挫辱，暗開肆內後戶，護送歸去。馬良叫罵半日，毫無動靜，洵洵入內，不知善長已去幾時。

是夜歸來，數十強人設筵同飲，馬良忿然不樂。眾寇問曰：「吾兄不樂如此，今日外出，何人冒犯虎威？」馬良曰：「今在梭兒峽罵一孩子，被一老叟於眾人屬目之地教訓數言。吾思以力服人，素莫予侮，茲忽為彼所制，是以心甚不樂焉。」眾寇曰：「老叟名姓，兄可知乎？」馬良曰：「不知。」眾寇曰：「既不知彼名姓，容為探訪。訪得其實，不惟將彼財帛搶掠一空，且並殺及全家，以泄兄忿！」馬良曰：「必如是而吾心乃慰耳。」次日，馬良遣一強友赴峽探訪。好事者為之言曰：「此即梭兒峽外六十里許良善村之張老也。」強友訪得，歸告馬良。

又一寇曰：「若是此老，與吾居相近。吾常歸省父母，來往必過其門，財帛多多固不必說，更有一女，名曰癸秀，容顏美麗，年已及笄。吾等劫彼家財，兼搶此女以作兒配，也不枉兄為眾弟之魁。」馬良曰：「有此美女，爾輩入至，先擒送出，吾遣車駕迎回，然後掠其家資，殺其家人，不可造次。」眾強寇同響應諾。

次早辰刻，分為二十路，緩緩散行，齊到良善村前。以初更起手，約定炮響為號。商議停妥，眾寇四散，馬良不勝歡喜。

只待次日安排車駕，迎接張老之女。

不知張老一生廣種福田，久為上天所羨，若遭強寇搶掠，共說天無報應，以後善門永閉，盡為惡黨矣，有是理乎？所以游神查得，奏聞上帝，請旨護佑。上帝速命紫霞誅此兇頑，以安良善。

紫霞領旨，默會三緘師徒已至良善村外，不免化身入世，引彼師徒直到張老家中，收伏強寇。計定，雲頭按下，化作老叟，在大道上一趨一步。正遇師徒歧途在望，去路難分，立於道旁，以候行人指示。立未片刻，見一老叟持杖而來。三緘揖而詢曰：「老翁何往？」老叟曰：「歸吾良善村也。」三緘曰：「老翁歸村，諒是爾家所在，而乃淚垂滿面，其故何歟？」老叟曰：「吾家今夕有難，無人解救耳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家何難？」老叟曰：「風聞馬良強寇，統領數百餘人，將欲劫吾家財，殺吾夫婦，搶吾幼女。老拙四方求救，無有應者，所以倉皇在道。」說著，止不住淚盈兩腮。三緘曰：「叟不必悲。爾其導吾師徒，至爾府宅安宿一夕，不怕強寇數百，一力有吾擔當！」老叟聆言，轉悲為喜，紆徐曲折，將三緘師徒導入張老家中。張老素好善行，見來數十道士，即命家僕設齋以待之，又設牀榻以安之。此係天之默相善人，特引保護者以為善容。其實馬良計議，善長毫不知也。

是夜，善長設酒款待師徒畢，安宿靜室。鼙更初報，忽聽村外炮響連天，霎時火炬齊明，喊聲大震。鄉鄰奔告善長曰：「強寇來劫爾家矣！」善長聞言驚駭，合家大小，號哭如麻。

三緘已知其詳，出慰善長曰：「爾家人口，速覓一密室居之，休得聲張，亦毋得濫出。縱千百強寇，吾自有以誅之。」其時馬良已統手下小寇，毀門入室矣。三緘師徒立於門內，笑問之曰：「清平世界，何人敢犯律禁？獨不畏死乎！」馬良吼曰：「誰不畏吾馬氏弟兄？哪方野道，敢當吾鋒！」三緘曰：「山妖水怪，吾且不畏，豈畏爾小小毛寇耶！」馬良大怒，持槍便刺。

三緘拋起飛龍瓶，現出萬道火光，頃將一千強人，圍燒四面。

馬良等燒得無處藏躲，意欲逃去，誰知火燄相逼，身如索捆，有鬚眉俱失者，有皮膚濫腐者。圍燒良久，眾寇無奈，一齊跪地，俯首叫饒。三緘曰：「爾等輒恃強悍，搶掠鄉村，罪在不赦之條。若願生還，須要領吾洲誨，自此從新改過，吾方釋之。」馬良曰：「道長訓誨如何？吾等謹稟遵行，誓不違背！」三緘曰：「如聽吾言，待吾告誡於爾。」